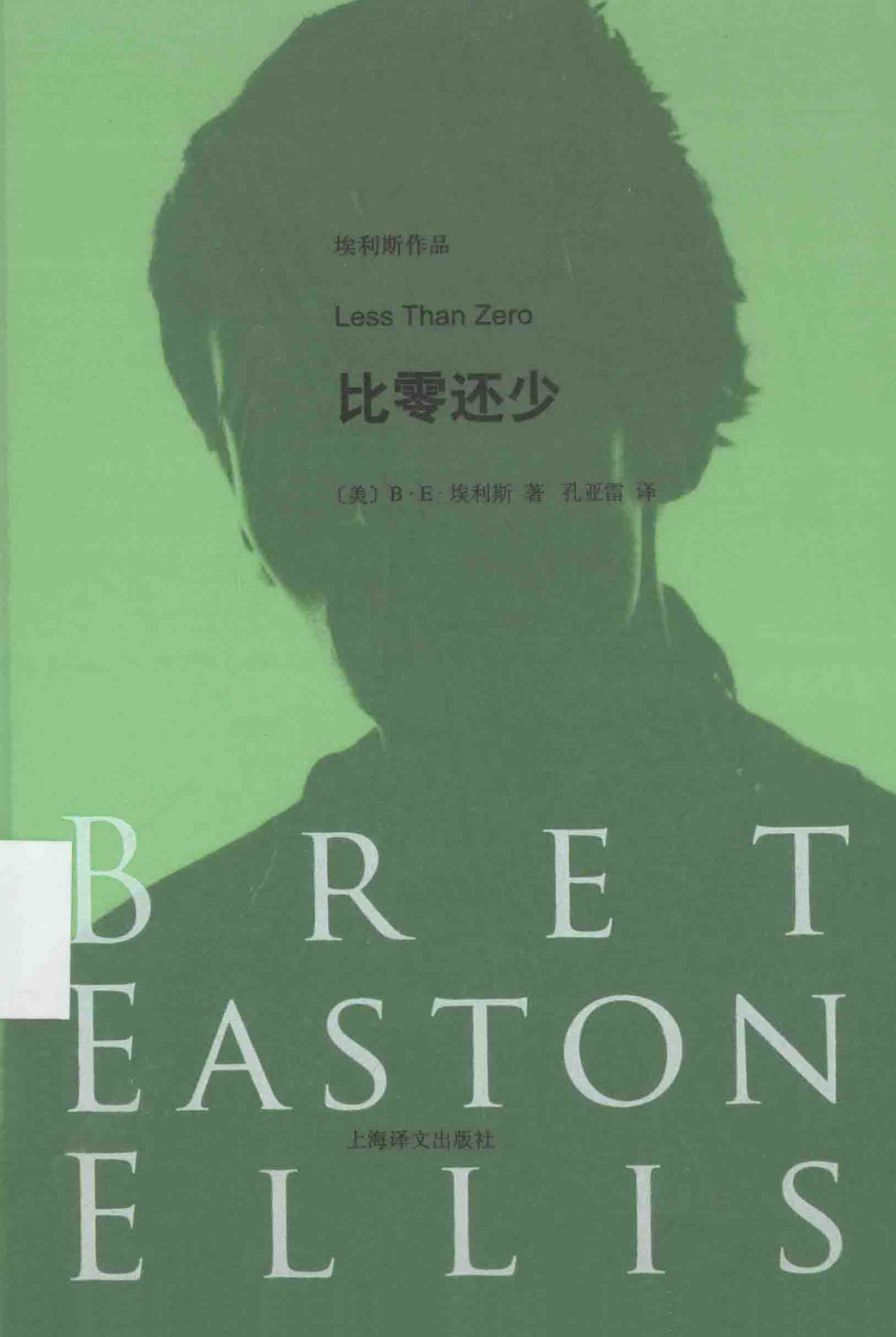




埃利斯作品

Less Than Zero

比零还少

〔美〕B·E·埃利斯 著 孔亚雷 译

B R E T
E A S T O N
E L L I S

上海译文出版社

埃利斯作品

Less Than Zero

比零还少

〔美〕B·E·埃利斯 著 孔亚雷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零还少/(美)埃利斯(Ellis, B. E.)著;孔亚雷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2
(埃利斯作品)
ISBN 978-7-5327-6677-2

I. ①比… II. ①埃…②孔…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 ①I17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9607 号

Bret Easton Ellis

LESS THAN ZERO

Copyright © 1985 by Bret Easton Ell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11-424 号

比零还少

[美]B·E·埃利斯 著 孔亚雷 译

责任编辑/管舒宁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 插页 6 字数 84,000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7,000 册

ISBN 978-7-5327-6677-2/I·4022

定价:42.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9226000

献给乔·麦基尼斯

“这游戏随你而动……”

——X 乐队

“当我看向西部,我有一种感觉……”

——齐柏林飞艇

洛城人怕在快车道超车。这是我回来听说的第一件事。布莱尔开车来 LAX^①接我，车上高速坡道时她轻声喃喃自语：“洛城人怕在快车道超车。”不知为什么，这句话在我心里令人不快地停留了很久。这是十二月。我十八岁。飞机一路颠簸，头等舱坐我对面一对来自圣芭芭拉的夫妇喝得烂醉。而之前在新汉普郡的机场我的牛仔裤被溅满泥点，现在感觉有点冷和走形。衬衫又皱又潮，胳膊上有污渍，虽然早上它还鲜亮光洁。菱形图案的灰色背心领口显得比以前更东部，特别是相比布莱尔崭新紧身的牛仔裤和淡蓝色 T 恤。但无所谓。跟那句话一比，似乎所有这些都无所谓。似乎听说人们怕在快车道超车比“我肯定缪丽尔得了厌食症”或收音机上歌手的嘶吼更好记。除了这句话，什么都无所谓。即使阵阵热风就像要把我们吹出空荡荡的柏油高速，即使布莱尔车里还残留着淡淡的大麻味。无所谓。我只是个大学生，要回家呆一个月，见一些我四个月没见的人，

一些怕在快车道超车的人。

布莱尔开下高速，遇到一个红灯。一阵强风吹得车晃了一下。布莱尔微笑着说了句什么，也许是说要收起车篷。她把收音机换到另一个台。到我家路上，她不得不停下车，因为有五个工人正在扶起被风刮倒的棕榈树残骸，把枝叶和一块块死树皮放进一辆红色大卡车，布莱尔又笑了。她在我家门前停下，大门开着，我跳下车。我惊讶地发现天气多么干热。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布莱尔帮我把行李拿出后备厢，然后朝我笑笑，问：“怎么了？”我说：“没什么。”布莱尔说：“你气色不好。”我耸耸肩。我们道别。然后她坐进汽车，开走了。

家里没人。空调开着，屋里一股松香味。厨房餐桌上有张留言，告诉我妈妈和妹妹们出去了，圣诞采购。从我站的地方可以看见狗躺在游泳池边，大口喘着气，昏昏欲睡，毛被风吹起来。我

① 洛杉矶国际机场的英文简称。

走上楼，碰见新来的女佣，她对我笑笑，似乎知道我是谁。我经过两个妹妹的房间，它们看上去还是一模一样，只是墙上贴着不同的《GQ》杂志^①插页。我走进自己的房间，发现什么都没变。墙还是白的，唱片还在原处，电视机没搬走，百叶窗开着，一如我走的时候。看来妈妈和新来的女佣，或许是老的女佣，趁我不在的时候清理过屋子。书桌上有一摞漫画书，最上面一张纸条写着：“这些你还要吗？”还有张朱利安打过电话的留言，以及一张上面写着“操他妈圣诞节”的卡片。我打开卡片，里面写着“让我们一起操他妈的圣诞节”，是布莱尔圣诞派对的请柬。我放下卡片，感觉房间里变得很冷。

我脱鞋躺到床上，摸摸自己的额头看有没有发烧。我想有点。手放在脑门上，我小心翼翼地向上看，找那幅挂在我床边墙上镶玻璃框的海报。它也没变。那是张猫王旧唱片的宣传海报。艾维斯的视线越过我，嘴角带着斜斜的、讽刺的微笑，盯着窗外。“信任”两个字盘旋在他的头顶。他的太阳镜，镜片一红一蓝，被推下鼻梁，以便你能看见他的眼睛。他的眼神稍稍有点偏离。不过他没在看我。他只是看着站在窗边的不管什么人。但我太累

① 美国著名的男性时尚杂志。中文版译为《智族》。

了，不想起来走到窗边。

我拿起电话打给朱利安，惊讶自己竟然记得他的号码。但没人接。我坐起来，透过百叶窗可以看见棕榈树在热风中狂摇，都快被吹弯了。然后我又盯着海报看，然后转过头，然后又去看，看那微笑和嘲弄的眼睛，那红蓝的太阳镜，我还是能听到那句“洛城人怕在快车道超车”，我想忘掉它，删掉它。我打开 MTV，对自己说如果来几片安定就会忘掉，就会睡着。我想到缪丽尔。电视上影像闪烁，我开始觉得有点恶心。

我带丹尼尔去布莱尔的派对。丹尼尔戴着墨镜，穿一件黑色羊毛夹克和黑牛仔裤。他手上还戴着一双黑色的小山羊皮手套，因为一星期前在新汉普郡他用一块玻璃把自己割得很深。我陪他去医院的急救室，看他们清理伤口，把血冲掉，然后开始缝线，直到我开始觉得恶心。于是我走出去，坐在清晨五点的候诊室，听着老鹰乐队的《镇上来了新孩子》，很想回去。我们站在布莱尔家位于贝弗利山的房子门前。丹尼尔抱怨手套太紧，粘在缝的线上，但他没脱下手套，因为他不想别人看见细细的银线从他拇指和其他手指的皮肤上露出来。布

莱尔打开门。

“嗨，真帅。”布莱尔叫道。她穿着黑色皮夹克和相配的裤子，没穿鞋，她抱抱我，然后看着丹尼尔。

“那么，这位是？”她咧开嘴笑着问。

“这是丹尼尔。丹尼尔，这是布莱尔。”我说。

布莱尔伸出手，丹尼尔微笑着轻轻握了握。

“好了，进来吧。圣诞快乐。”

有两棵圣诞树，一棵在起居室一棵在书房，都点缀着深红色闪烁的小灯。派对上有些高中同学，大部分我毕业后就没见过，他们都站在那两棵巨大的树边。特伦，一个我认识的男模，也在那儿。

“嗨，克莱。”特伦说，一条红绿格子呢的围巾裹着他的脖子。

“特伦。”我说。

“你好吗，亲爱的？”

“不错。特伦，这是丹尼尔。丹尼尔，这是特伦。”

特伦伸出手，丹尼尔微笑着，调整了一下墨镜，然后轻微地握了握。

“嗨，丹尼尔，”特伦说，“你在哪儿上学？”

“和克莱一起，”丹尼尔说，“你呢？”

“U. C. L. A.^①。或者像东方人喜欢叫的，U. C. R. A.。”特伦学日本老头，眼睛眯成缝，头往下垂，前牙滑稽地故意向前突，然后笑得东倒西歪。

“我上的是娇生惯养大学。”布莱尔说，她还在笑，手指抚弄着自己金色的长发。

“在哪儿？”丹尼尔问。

“U. S. C.^②”她说。

“哦，对，”他说，“没错。”

布莱尔和特伦大笑起来。她抓住他胳膊以保持平衡。“或者犹太 S. C.”她说，笑得几乎要喘不过气。

“或者犹太 C. L. A.”特伦说，他还在狂笑。

最终布莱尔止住笑，擦过我身边走向门口，说我应该试试潘趣酒。

“我要来点潘趣酒，”丹尼尔说，“你要吗，特伦？”

“不，谢了。”特伦看看我，然后说，“你气色不好。”

我注意到了。相比特伦晒得又深又暗的褐色皮肤，以及屋里

① 洛杉矶加州大学的英文简称。

② 洛杉矶南加州大学的英文简称。前文的娇生惯养大学原文为 University of Spoiled Children，同样可缩写为 U. S. C.。

大部分人的样子，我气色的确不好。“我在新汉普郡呆了四个月。”我说。

特伦把手伸进口袋。“给，”他说，递给我一张名片。“这是圣摩尼卡一家太阳浴沙龙的地址。现在已经不是人工日照或类似的玩意儿，你不用再全身涂满维他命 E 软膏。这种东西叫紫外线浴，他们给你做的是皮肤染色。”

过了一会儿，我没听特伦说话，而是看着三个我不认识的男孩，布莱尔的朋友，U. S. C. 的，全都晒得黝黑，金发，有一个正跟着音箱里放的音乐哼唱。

“很有用。”特伦说。

“什么有用？”我问，有点糊涂。

“紫外线浴。看看那张名片，伙计。”

“哦，好的。”我看了看名片。“他们给你皮肤染了色，对吗？”

“对。”

“唔。”

停顿。

“你最近在干吗？”特伦问。

“乱七八糟，”我说，“你呢？”

“啊，”他露出骄傲的微笑。“我签了一家模特代理公司，很好

的一家。”他向我保证。“猜猜谁会在两个月内登上《国际男人》封面，谁又会是 U. C. L. A. 男生日历的六月人物？”

“谁？”我问。

“我。”特伦说。

“《国际男人》？”

“对。我不喜欢那个杂志。我的代理告诉他们不拍裸照，比如只穿三角裤之类的。我不拍裸照。”

我相信他说的，但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相信。我环顾四周想看看瑞普有没有来，我从他那儿买可卡因。我没找到他，于是我转过来问特伦：“是吗？你还干了些什么？”

“哦，跟平常一样。去鹦鹉螺酒吧，喝酒，去那个照紫外线的地方……嗨，对了，别跟任何人说我去过那儿，知道吗？”

“什么？”

“我说别跟任何人提起那个照紫外线的地方，知道吗？”特伦看上去很担心，几乎是忧心忡忡。我把手放到他肩上，并用力捏了一下让他放心。“哦，好的，别担心。”

“嗨，”他说，环顾四周。“有点事。中午见。”他在开玩笑。他走了。

丹尼尔拿来潘趣酒，酒很红很冲，我喝了一口，有点呛着。从

我站的地方可以看见布莱尔的父亲，他是个电影制片人，正在书房角落跟一个年轻演员说话，那家伙好像跟我同过学。布莱尔父亲的男友也来了。他叫杰瑞，非常年轻，金发，黝黑，蓝眼睛，一口齐得不可思议的白牙，正在和 U. S. C. 的那三个男孩说话。我看见布莱尔的母亲，她站在吧台边，喝着一杯螺丝锥伏特加，她把酒杯举到嘴边时手在抖。布莱尔的朋友艾伦娜走进书房，她抱抱我，我把她介绍给丹尼尔。

“你看上去就像大卫·鲍伊。”艾伦娜对丹尼尔说，她显然已经吸可卡因吸昏了头。“你是左撇子吗？”

“不，恐怕不是。”丹尼尔说。

“艾伦娜喜欢左撇子。”我对丹尼尔说。

“还有长得像大卫·鲍伊的。”她提醒我。

“还有住在科勒尼的。”我接着说。

“哦，克莱，你真是个禽兽。”她咯咯笑起来。“克莱绝对是个禽兽。”她对丹尼尔说。

“是的，我知道，”丹尼尔说，“禽兽。绝对。”

“你喝潘趣酒了吗？你应该来点。”我对她说。

“宝贝儿，”她缓慢地、演戏似的说，“酒是我调的。”她大笑起来，然后她看见杰瑞，便突然停下来。“哦，天哪，我真希望布莱尔

父亲没把杰瑞请来。这让她母亲精神紧张。虽然她已经完全喝晕了,但有他在旁边更糟。”她转过头对丹尼尔说,“布莱尔母亲有广场恐惧症。”她又去看杰瑞。“我是说,他下礼拜就要去死亡谷拍戏,我搞不懂他为什么不能等到那时候,你说呢?”艾伦娜转向丹尼尔,然后又转向我。

“搞不懂。”丹尼尔严肃地说。

“我也是。”我说,我摇摇头。

艾伦娜低下头,然后又抬起来看着我,“你气色有点不好,克莱。你应该多去海边。”

“也许。”我用手指拨弄着特伦给我的名片,然后问她朱利安会不会来。“他打我电话还留了言,但我联系不上他。”我说。

“哦,天哪,不,”艾伦娜说,“我听说他好像彻底搞砸了。”

“什么意思?”我问。

突然那三个 U. S. C. 的男孩和杰瑞同时发出一阵大笑。

艾伦娜朝上翻翻眼睛,好像很痛苦。“杰瑞从他在摩顿上班的男朋友那儿听来的蠢笑话。‘两个最大的谎言是什么?’‘我会还你钱和我不会射在你嘴里。’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哦,天哪,我最好去帮帮布莱尔。她老妈要进吧台了。很高兴认识你,丹尼尔。”

“我也是。”丹尼尔说。

艾伦娜朝吧台边的布莱尔和她母亲走去。

“也许我该哼几段《让我们跳舞》。”丹尼尔说。

“也许。”

丹尼尔笑了，“哦，克莱，你真是个禽兽。”

在特伦和其中一个 U. S. C. 男孩撞倒起居室的圣诞树之后，我们离开了派对。后来，同一天晚上，我们俩坐在保罗酒吧幽暗吧台的尽头，几乎没说话。

“我想回去。”丹尼尔平静而费力地说。

“去哪儿？”

一段长长的沉默，差点让我发狂。最终，丹尼尔喝完他的酒，用手指扶扶他还戴着的墨镜说：“不知道。先回去。”

我和母亲坐在梅尔罗斯的一家餐厅。她在喝白葡萄酒，戴着墨镜。她不停地摸头发，而我则不停地看自己的手，确信它们在抖。她竭力微笑着，问我圣诞节想要什么。我很惊讶让自己抬头看她竟要费那么大力气。

“不要什么。”我说。

一阵沉默。然后我问她：“你想要什么？”

她好一阵子没说话。我继续看我的手，她抿了口酒。“不知道。我只想好好过个节。”

我没说什么。

“你看上去不开心。”她突然说。

“我没有。”

“你看上去不开心。”她说，这次更沉着。她又摸了摸头发，漂染过的金发。

“你看上去也不开心。”我希望她别说了。

她没再说，直到她喝完第三杯，开始倒第四杯。

“派对怎么样？”

“一般。”

“去了多少人？”

“四五十。”我耸耸肩。

她喝了一大口酒。“你什么时候走的？”

“忘了。”

“一点？ 两点？”

“大概一点。”

“哦。”她停下来又喝了一大口。